

7957

梁羽生著

游劍江湖

(六)



香港書局出版

目次（第十八集）

五十二 兒女情懷……………三

五十三 敵人偷襲……………二九

五十四 寶刀未老……………五五



那人「哎喲」一聲，斜躍丈許，叫道：「雲姑娘，是我！我此來可是對姑娘並無惡意的！」

五十二、兒女情懷

一曲新詞酒一杯，去年天氣舊亭台，夕陽西下幾時迴？

無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識燕歸來，小園香徑獨徘徊。

——晏殊

邵鶴年這才恍然大悟，心道：「怪不得厲叔叔剛才說不許那廝以後爲非作歹，原來已是廢了他的武功，他縱然想要爲非作歹，也不成了。」

繆長風忽道：「快活張，你剛才做的事情，可就不對了。」

尤大全和邵鶴年不覺都是一怔，想道：「快活張這次功勞最大，他做了什麼錯事了？」

快活張微笑道：「請繆大俠指教。」

繆長風說道：「剛才你換了一顆解藥給張宏達是不是？咱們江湖漢子講究的是信義兩字，張宏達這廝雖然壞透了骨頭，但咱們既然答應饒他性命，那也就不可失信於他。

何況厲幫主又廢了他的武功了。我看你還是趕快去追上他，把真的解藥給他吧。」

快活張笑道：「不錯，我是換了假的解藥給他，但却也用不着給他去送真的解藥，他死不了的。」

繆長風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快活張笑道：「他服的毒藥也是假的！」

繆長風怔了怔，說道：「原來你是用假的毒藥嚇他？」

快活張道：「不是這麼嚇他一嚇，他怎肯交出真的解藥？」

繆長風笑罵道：「人家說賊公計狀元才，這話當真說得不錯。和你打交道，可真得特別小心。」

快活張笑道：「繆大俠，你別罵我，這主意是蕭姑娘給我出的呢。她早已料到張宏達不肯交出解藥，她說：張大哥，你何不用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，只要知道他用的是什麼毒藥就行了。她一言提醒了我，我就依計而行。所以說起來，邵公子，你還應該多謝這位蕭姑娘呢。」

邵鶴年心裏甜絲絲的，心道：「原來她還是這樣的關心我，爲我用盡心思。」說道：「多謝蕭大妹子，多謝張大哥。」蕭月仙道：「我只會出主意，對毒藥的用法可是一竅不通，幸虧有這位見多識廣的張大哥，否則我的主意也是行不通呀！」

繆長風道：「對啦，老張，你怎能令得張宏達那樣相信你迫他吞下的是化骨散。」
快活張笑道：「真的化骨散我沒有見過，它的藥性我却是知道的。而且我恰巧有一隻和他原來的藥瓶一模一樣瓶子，這就由不得他不相信了。」

尤大全道：「這隻瓶子你又是怎樣得來的？」

快活張笑道：「這倒是如假包換，是我從皇宮內庫裏偷出來的，當時只覺得這瓶子好玩，想不到今日派上了用場。」

繆長風道：「原來你和厲幫主是早已約好了的。」

快活張道：「不錯，不過厲幫主是叫我來偷解藥的。趁他和張宏達那幫人動手的時候，我就可以到張宏達的臥房去搜解藥。後來我一來到，聽說毒藥是化骨散，張宏達那隻瓶子和我的這隻又是一模一樣，我一想蕭姑娘的主意可行，果然一嚇之下，立即見效，省掉我許多功夫。否則他的解藥收藏得那樣秘密，我縱有天大的本領也是偷不到手的了。」

厲南星讚道：「蕭姑娘，你真是聰明，這樣的好主意我却沒有想到。說老實話，我叫老張來偷解藥，希望極是渺茫，只不過是在沒有辦法之中姑且一試而已。」

尤大全哈哈笑道：「今日之事，對我來說，更可以說是因禍得福了。邵少俠，你還

恨我嗎？」

邵鶴年道：「我早知道你和張宏達不是一伙，怎會恨你？」

尤大全道：「你不恨我，我可是自己慚愧呢。只因我一念之差，受了張宏達的挾制，不但幾乎害了你，還幾乎斷送了我手創的五龍幫。你們一定疑惑，我因何這樣重用張宏達。他一來的時候，我就知道他的路數不對，但當我知道他的真正身份，我又下了決心和他鬧翻。以至直到後來身受其害，悔悟已經遲了。」

繆長風道：「其中原委，我都已知道，尤幫主，誰人無錯，過去的事，也用不着再提了。」

原來尤大全在知道張宏達和北宮望的關係之後，他心想小小一個的五龍幫，焉能和御林軍統領作對。張宏達既然是北宮望的人，那就只好敷衍他吧。那知走錯了第一步，以後就越來越錯，弄到幾乎不可收拾的地步，張宏達不但篡奪了五龍幫的大權，還幾乎把整個五龍幫毀掉。

尤大全道：「現在我是放下心頭的大石了，邵少俠，不瞞你說，在未得到你的確實消息之前，我日夜都是坐臥不安。」

繆長風道：「對啦，鶴年，我正要問你，你給張宏達囚禁在這裏的那一晚，是誰人

救你出去的？」

邵鶴年道：「我也不知道呢，那個人是個身穿黑衣的老者。」

繆長風道：「啊！黑衣老者，他是不是如此這般模樣？」

邵鶴年聽了繆長風所描繪的那個老者的模樣之後，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不錯。繆叔叔，原來你和這位老前輩是熟識的。他是什麼來歷。」

繆長風道：「我與他並非熟識，但却也曾得過這位老前輩的幫忙。」當下把那日在崑山中伏之事說與衆人知道，衆人都是驚異不已。

邵紫薇道：「這位老前輩本領如此高強，那晚他救了你，何不一併剪除張宏達這個奸賊？」

邵鶴年說道：「這個原因他倒是說了，他說張宏達這廝值不得他動手。我也是這樣想，我應該自己報仇。若是樣樣要靠人家，不是太沒出息了麼？」

邵紫薇笑道：「哥哥，你還是從前那副倔強脾氣。不過我也只是好奇問問而已，你莫以爲我沒志氣。」

繆長風笑道：「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，要別人幫忙也並不是沒有志氣。不過這位老前輩行爲奇特，想必他也有他的原因。後來怎樣？」

邵鶴年道：「他救我出去之後，說道：看樣子你似乎是中了毒。對藥物之學，我可是一竅不通。但我知紅纓會的舵主厲南星如今正在黃河口的分舵，他交遊廣闊，識得有各種各樣本領的人，你可以找他。我正是得了他的指點，這才找着了厲叔叔的。」

厲南星笑道：「若不是快活張來到我這裏，我如今還是束手無策呢。他是從揚州趕來，本是要我去幫忙海砂幫的羅金鰲的。但我得知消息，羅金鰲前幾日劫奪官糧已經得手，我可以稍遲一些時候再去會他亦是無妨，就先到這裏來了。」

繆長風這才有空問邵鶴年二女：「你們又是怎樣來到這裏的？」

蕭月仙笑道：「叔叔放心，這次我們不是私逃的了。是媽叫我們回來的。」

邵紫薇說道：「先告訴你一個喜訊，雲姐姐產後母子平安。繆叔叔，她也很掛念你和孟大哥他們呢。想不到我們在這裏先見着你。孟大哥好嗎？」

繆長風說道：「孟元超和宋騰霄他們已經回小金川去了。我是在揚州和他們分手的。」說至此處，忽地想起一件事情，笑道：「我在揚州還見着了你們的一位好朋友呢。」

邵紫薇怔了一怔，說道：「我那有什麼朋友會在揚州？」

繆長風笑道：「陳二公子不是你的朋友嗎？上個月震遠鏢局揚州分局的王老鏢頭做

六十大壽，陳光世前來代父祝壽，後來他的父親江南大俠陳天宇自己也來了。」

蕭月仙笑道：「我們早已知道了，陳大俠是趕去和金逐流、冷鐵樵會面的，是麼？」

繆長風道：「你們的消息倒很靈通呀。」

蕭月仙笑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這次出來，正是爲了陪薇姐去找那位陳二公子的，我們已經到過他的家裏了。」

邵紫薇面上一紅，說道：「亂嚼舌頭，我是去找爹爹的。到陳家不過是爲了探問爹爹的消息。而且還是你的母親叫我去的，你却胡說八道。」

繆長風暗暗好笑，心裏想道：「邵叔度想把女兒許配陳光世，這件事情，蕭夫人是知道的。她叫紫薇前往陳家打聽消息，用意當然是在成全他們了。還有一層，邵鶴年這次私自離家，蕭夫人料想亦已知道是爲了她女兒的原故，是邵鶴年以爲蕭月仙已經移情別戀這才負氣出走的。她這樣安排，恐怕也有爲女兒解釋誤會的用意在內。因爲這種男女間事，有時母親也是不方便和女兒明說的，她叫女兒陪紫薇同去陳家，着重一個「陪」字，那麼她的用意如何，邵紫薇和她的女兒自必都該明白了。現在看來，蕭月仙和邵鶴年已是復合可期，她母親的那層顧慮倒是無需了。」當下笑道：「你們還是從前

那樣的孩子脾氣，平時要好得比姐妹還親，可就老愛吵嘴。呀，你們這麼一吵，却把話柄打斷了。」

邵紫薇道：「誰叫她亂說我呢？好，繆叔叔，我告訴你吧。伯母聽得孟大哥說起會在泰山之會見過我的爹爹，陳大俠當時也在場，陳大俠交遊廣闊，可能知道我爹踪跡，故此才叫我上他家打探。」

蕭月仙笑道：「你說漏了許多東西，還是我來告訴繆叔叔吧。這消息不錯是孟大哥先說起的，但後來那位陳二公子來了，他可就說得更仔細了。」

繆長風道：「不錯，光世跟他父親參加盛會，他當然會說得更爲詳盡了。」

蕭月仙道：「他說起在泰山上見到邵伯伯，又說起邵伯伯爲我的表姐（雲紫蘿）辯護的事情。」

繆長風道：「辯護什麼？」

蕭月仙道：「啊，這件事情，繆叔叔還未知道麼？楊牧這廝喪心病狂，在大會儀式過後，曾當着天下英雄面前，誣譏我的表姐和孟大哥私奔。其實那時候，表姐正在我的家裏呢。所以邵伯伯挺身而出，爲她辯護。」

繆長風道：「哦，竟有這樣一樁事情。」心想：「這件事情牽涉元超在內，也怪不

得元超不肯詳細告訴她們了。紫蘿三番兩次給丈夫侮辱，幸虧她的性格堅強，否則恐怕早已給她丈夫氣死了。」

蕭月仙說道：「我的表姐也真是命苦，但總算是不幸中之幸，她終於和楊牧一刀兩斷，得到了楊牧的正式的「休書」了。有個時候，媽還想他們夫妻復合呢，我一聽就生氣。不過，媽現在已經不是這樣想了，她倒是盼望你繆叔叔能夠去探望我的表姐呢。」說至此處，若有所思的望着繆長風笑了一笑。

繆長風心頭怦然一跳，說道：「我是要去探望你的母親和表姐的。但現在還是把話題回到陳光世身上吧。他還告訴了你們一些什麼？」

蕭月仙道：「他說會散之後，他爹曾邀請邵伯伯到他家裏作客，邵伯伯也答應了，但却要過一些時候才去。」

繆長風道：「後來去了沒有？」

蕭月仙道：「直到陳光世離家的時候，還沒看見邵伯伯來到。但他說邵伯伯既然答應了他的爹爹，那就遲早總會去的。所以他走的時候，也曾邀薇姐和他同走呢。薇姐說是表姐叫她去陳家的，其實真正說起來，還是應那位「陳二公子」的邀請。」

邵紫薇滿面通紅，說道：「他也有邀請你呀，又不是邀請我一個人。」

繆長風笑道：「那你們當時爲什麼不和光世一同回去？」

蕭月仙道：「表姐那時剛在產後，我們要陪伴她。我們和表姐已經搬到北芒山劉家去住了，繆叔叔你知道麼？」

繆長風說道：「我聽得孟元超說了。聽說劉家的主人是震遠鏢局總鏢頭韓威武的朋友？」

邵紫薇道：「不錯，這位主人名叫劉隱農，年紀已有六十多了，他和韓威武的爹爹是八拜之交，比韓威武要長一輩呢。」

蕭月仙道：「說起來他和我的姨父（雲紫堯的父親）也是相識的，這次我們拿了韓威武的書信去找他，他知道了表姐是他老朋友的女兒之後，非常高興，對待我們真的就像一家人一樣。」

邵紫薇接着說道：「這位劉伯伯沒有子女，只有一個老伴兒。他叫做劉隱農，名副其實，在北芒山務農爲活，聽說已隱居了三十多年了。外間和他通消息的人，只有震遠鏢局的韓總鏢頭，除了韓威武之外，無人知道他是身懷絕技的俠隱。所以他叫我們安心在他家裏住下去，料想鷹爪是不會找到他的頭上的。」

蕭月仙笑道：「對啦，我還忘記告訴你一件事情，他們夫妻十分喜歡表姐，已經認

了表姐做乾女兒了。他說，倘若有壞人欺負表姐，他們夫妻拚了老命，也要打斷那人腳骨。」

繆長風放下一重心事，想道：「紫蘿這次倒是得了安身之所了。不過北宮望那些人的狗鼻子很靈，劉隱農以爲那些人不會找到他的頭上，只怕未必靠得住呢。」當下笑道：「韓威武和你們蕭家本來是有點樑子的，這次如此盡力幫忙你們，給你們找到了這樣的一個好居住，倒是難得。」

蕭月仙道：「他和我媽的樑子早已解開了。」接着笑道：「他給我們找到的這位居住主人確是好到極點，我就是因爲表姐有了乾娘，才放心離開她的。」

繆長風笑道：「我們兜了一個大圈了，應該回過頭來了。你說你們到過陳家，陳大俠父子回來了沒有？」

蕭月仙道：「他們還在揚州，我們只見到陳光世的哥哥陳光照。」

邵紫薇道：「我哥哥的事情，就是這位陳大公子告訴我的。我們得了他的指點，才知道要到這裏來找厲幫主。還沒有到紅纓會的分舵，在路上就碰見了這位張大哥了。」

各人的來龍去脈都說清楚之後，繆長風笑道：「好，那麼我替你們把喜訊帶到北芒山去，我可要走了。」

尤大全要想挽留，蕭月仙笑道：「我媽和我表姐都急於要見他呢，你還是別留他好。」

尤大全因爲剛剛服下解藥，行動有點不便，說道：「多蒙繆大俠此次鼎力相助，令敵幫得脫魔掌，敵幫上下，均感大德。但請恕尤某不能遠送了。」繆長風道：「尤幫主無須客氣，咱們是青山綠水，後會有期。」

快活張說道：「這裏大概用不着我了，我也該趕回揚州去給羅金鰲報訊啦。告辭了。」

邵鶴年道：「張大叔，多謝你這次救命之恩，咱們揚州再見。」

快活張道：「對啦，你養好了病，和妹妹快點來吧。我到揚州，先給陳天宇父子捎個信兒。邵姑娘，那位陳二公子聽得這個喜訊，一定會從心眼裏笑出來。」

邵紫薇滿面通紅，啐了一口，說道：「你真是爲老不尊，去你的吧，別囉唆了。」快活張哈哈笑道：「姑娘不喜歡聽，我只好走啦。」

厲南星道：「我送你們一程。」

厲南星與繆長風意氣相投，一見如故，大家都捨不得分手，不知不覺，送到了十里之外。

繆長風瞿然一省，說道：「天下無不散之筵席，厲幫主，請你回吧。」

厲南星忽道：「繆兄，你我一見如故，我有一言請恕唐突。」

繆長風怔了一怔，隨即笑道：「厲兄，你和我還用得客氣麼，有什麼話請說。」

厲南星道：「繆兄，我和你雖然是今日方始相識，但我早已聽得陳大俠談過你了，他說你樣樣都好，就是一樣不好。」

繆長風道：「小弟落拓江湖，一事無成。繆承陳大俠青眼有加，實在慚愧。我也有自知之明，其實豈只有一樣不好。」

厲南星笑道：「你想知道他說你那一樣不好嗎？」

繆長風道：「請厲兄直言。」

厲南星道：「他說你別樣事情，都是從善如流，就只一樣事情，不肯聽從朋友的勸告。繆兄，聽說你現在尚未成親？」

繆長風笑道：「原來你是說的這個。」

厲南星笑道：「這可是人生大事呀。你是幾年兄妹的世叔，你却還是孤家寡人，怎能不叫朋友爲你着急？」

繆長風喟然嘆道：「朋友的熱心，我很感激。但這種事情，可是急也急不來的。古